

## 第十七回 美洪昆夜跌杜園

〔先聲新制粉蝶兒〕調

詞曰：

一群豺虎，一群豺虎，張爪牙，要把要把人擒住。翻身跌得軟如酥，未知此地何處，未知此地何處。莫不是，一枕南柯春夢寤。洪昆跌下，驚魂稍定，說：“嚇殺俺也。此是甚麼所在？”

原來是個藤花架。俺且撥開花葉，抱著藤木系下去。明星歷歷天宮墜黑，夜漫漫，地府游。面前好似一座亭子。這是人家花園。摸不著園門，怎得出去？”又走幾步，到了太湖石邊：“俺且躲在此處等候天明。”此時洪昆戴的玉色緞繡花方巾、桃紅綾窄擺杏黃鑲鞋，半邊躲在洞裏，半邊衣服拖在洞外。這且不言。

再講這座花園，就是杜府。杜老爺官名維德，字之隅，現任禮部侍郎，告假在家。元配夫人陳氏只生金定小姐一人就辭世了。老爺買了一名丫環，叫做玉蓮，生得聰明伶俐，服侍小姐。小姐愛他如姊妹一般。後來老爺娶繼配馬氏，為人性情乖戾，與小姐、玉蓮甚不合式。老爺在家住了年余，收拾開假，進京供職。

臨行時囑馬氏說：“下官進京，家中一切事務總要借重夫人料理。”馬氏說：“老爺放心。這些事我都辦得來。”杜說：“下官還有一件奉托。我元配陳氏只生一女，愛若明珠，不幸八歲失母，蒙夫人撫養八年，愛如己出，下官都是心感。進京之後，夫人還要格外加恩。”馬氏聽說，頃刻變了臉色，說：“世上有多少晚娘磨打前妻兒女的，都是那班嚼舌根養漢養的誣栽這些話，要一個好也好不起來。你也要吩咐女兒孝順我纔是，怎麼只望著我說這些惹厭的話！”杜老爺忍著氣，站起來就動身去了。這馬氏在家，不囑托他還好些，囑托了這些話他更凌虐小姐與玉蓮。因後園素有妖怪，逼他二人住在園中後樓且說：“後園門戶若有疏虞，惟你兩人是問。”小姐不敢不從每日著玉蓮持燈照料。

這一日，玉蓮拿了燈球下樓，望園中直照到太湖石邊，剛到洞口，見地下拖著桃紅綾一塊，說：“小姐手帕怎麼失落在此？”用手一扯，洪昆就跌出洞來。玉蓮嚇一跳，勉強問道：“你是鬼還是妖？我是不怕你的嘍。”洪昆說：“小娘子，我不是鬼，也不是妖。晚間游玩西湖，被狂風一陣飄落園中。你做好事放我出去罷。”玉蓮說：“園門鑰匙在馬氏夫人身邊，怎樣拿得出來？”洪昆說：“這便怎麼好？”玉蓮暗想：“他若是鬼必無影子。拿燈照他，如有影子定是個人。”舉燈一照，卻是有影子的，就不怕了。說：“相公姓甚名誰？”洪昆說：“小生姓洪名昆。”玉蓮說：“此地不是躲處，不如隨我上樓，暫躲一時，再為計較。”洪昆說：“多謝小娘子。”

玉蓮說：“小姐在樓上。不望見太湖石背後。轉過身來，樓上就望見了。把燈吹熄，同你悄悄上樓。你在樓梯上略停一停，我先到小姐房中回話。你就捻著腳步走到西邊，就是我房中。”

玉蓮上了樓，到小姐房裏說：“沒有疏虞。”小姐說：“你怎麼去了多時？”玉蓮說：“小娘子慢慢照到太湖石邊，被洞口一陣風把燈吹滅。小娘子就膽怯起來，腳下亂走，忽東忽西，越走越怕。高高喊了小姐一聲，小姐還該接應，仗仗小娘子膽纔是。”小姐說：“曾嚇了麼？”玉蓮說：“沒有。”小姐與玉蓮又說了幾句閑話，小姐說：“夜深了，你去睡罷。”

玉蓮故意遲遲伺候小姐卸妝，入了羅帳，閉好了房門，方纔到自己房裏。

洪相公已睡在玉蓮床上。玉蓮把帳門一掀，看見洪昆，他就悄悄笑起來了。洪昆亦悄悄說：“小娘子睡罷。”玉蓮解衣就寢，卻好露滴牡丹開，明珠入蚌胎，玉蓮就懷孕了。此乃前生果報也。玉蓮並不自知。次日晨起，將洪昆藏在大箱子內，來見小姐，照常服侍小姐。那裏知道每日三餐皆是玉蓮躲在房中與洪昆吃。小姐亦不介意。

洪相公藏樓不止一日，將三月上巳生辰，湖上救娥一說與玉蓮知道。兩情濃密，自春至夏，玉蓮把自己紗衣替洪相公穿起，裝成一個好女子，在樓上躲躲藏藏，小姐亦不得知。直到八月仲秋，玉蓮腰腹漸圓，小姐問玉蓮：“你怎麼體肥不是從前模樣？”玉蓮臉就紅了，說：“連日秋涼，加了衣服的。”小姐是個極聰明人，那能瞞得過，因此刻刻留神。

一日，聽得玉蓮房中有兩人聲音，走來一看，見一美女子，疑是狐仙，問道：“這是何人？”玉蓮亦是個極聰明的人，做了一件極雷堆事，不敢不明告小姐。就說那日照後園門，如此如此。小姐說：“這便怎好？”玉蓮說：“小姐你看洪相公可像個真女子？”小姐說：“卻看不出假來。”玉蓮說：“小娘子有一計生出。我明日將相公男扮女妝，逃到表母舅家住幾個月，再作道理。”小姐說：“好極。”玉蓮說：“事有湊巧。

如天定成。小婢子看洪相公豐神俊秀，不是凡夫。將來必是個大富貴人。我問他生辰，與小姐、小婢子同年同月同日同時，豈非天定？小姐若許配終身，將來不愁做一位夫人。”小姐聽說紅了臉，說：“奈無媒證。”玉蓮說：“小婢子就是媒人。

”洪昆大喜，遂把第二個玉蟾蜍遞在小姐手中，把第三個玉蟾蜍遞在玉蓮手中，說：“雙聘二位美人。”

次日預備私逃。且聽下回分解。